



鐔津文集

四之五

841
子



16
新
卷

鍾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
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
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
極而致太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太
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
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
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

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

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為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茂，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

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爲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器器皞皞。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

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旣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

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

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有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

中庸解第一

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繁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

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

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

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衷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人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

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

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

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克之恩愛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恠哉鄭子之言

中庸解第四

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默爾然之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曰云

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
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
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
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
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
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
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
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
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

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
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
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
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
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
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
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
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智賢人明
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

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

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
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
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
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
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
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
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
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
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
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

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
能中庸乎曰翱乎其能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
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
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
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校訛

鐔津文集卷第四

八紙十五行人舊本作仁

音釋

榛音隰音岌音巽音唳音黜音陂音

鐔津文集卷四

七

音釋

八林十五六八書本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四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江寧呂尚仁刻
萬曆丙午年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

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墮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

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

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媾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

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一本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

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爲大則
範法乎天地也。誠爲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
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
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爲而無
累也。大無爲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
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
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
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
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
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

位也。廼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
以天下爲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爲有苟私而爭也。
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
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
聖人或誠之則五材四特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
作君子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
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
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
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太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

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
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
太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
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
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或政
作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
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
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

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
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
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
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
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
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
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
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
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在執者
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

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
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
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
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
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
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
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
之敝也人資之以爲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
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
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

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
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
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
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降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
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
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
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
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

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爲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

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已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爲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

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爲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效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

亦感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
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
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
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
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
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
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
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

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
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
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
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
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
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為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
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
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
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
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

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爲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旣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薦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愆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

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箠作刑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

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鄩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因間曰子誠通於

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

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
民家外戶不閉積表行旅而不畏糧歲卒斷獄不過
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
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
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
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
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眾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
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作材則無以

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
闡闡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
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
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已而已得詩曰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
盬不能執耒耜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食
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
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
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
百餘年寇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

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季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女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

投方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二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苟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茂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

也。嗚呼。公平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為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宦學無所信也。故善為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為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為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

也。正信故父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父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堠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書惑則達路者。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

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二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

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二

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

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旣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

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因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爲我明之也

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爲。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孰曰。皇無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蓋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爲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爲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

爲而爲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僞。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羸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

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

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鍾津文集卷第五

校訛

一紙十八行愈舉當五紙十二行傑當十六行刑

當作十二紙六行監當十三紙九行角當十四紙

五行侯北作愈從十八紙七行現當

音釋

酢音昨醕音酌執音詰惹音憂埃音候庵音忙孛音奴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第五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傅文貞書溧水端師舜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平陽府中平季夏八月至山宋照蘇端
與對文集卷五正金刻文有書聚木
與對文集卷五正金刻文有書聚木

酒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